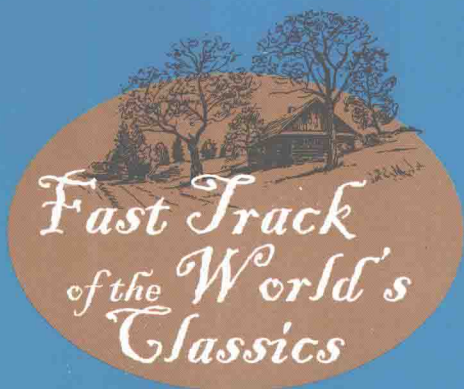


—— 传世经典 人生必读 ——

(美) 鲍姆等 © 改写

# 经典名著快读

上



汇聚世界文学的经典  
品读文学宝库的精华  
陶冶情操 提高修养



青岛出版社  
QINGDAO  
PUBLISHING HOUSE

国家一级出版社  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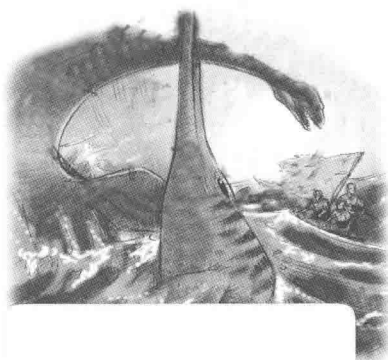
# 经典名著

## 快读

(上)

(美) 鲍姆等 改写

张 岩 主编



 青岛出版社 | 国家一级出版社  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|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经典名著快读(上)/(美)鲍姆等改写;张岩主编. —青岛:青岛出版社,2014.9  
ISBN 978-7-5552-1064-1

I. ①经… II. ①鲍… ②张… III. ①世界文学-文学欣赏-青少年读物  
IV. ①I106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94026 号

First published by Evans Brothers Limited

2A Portman Mansions, Chiltern Street, London W1U 6NR, United Kingdom

Copyright © Cherrytree Books year as it is printed in the UK edition

This edition published under licence from Evans Brothers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

山东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15-2007-069 号

书 名 经典名著快读(上)

改 写 (美)鲍姆等

主 编 张 岩
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 182 号(266061)
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
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-85814750(兼传真) 0532-68068026

责任编辑 曹永毅 江伟霞 E-mail:cyx2001@sohu.com

封面设计 王忠华

照 排 青岛乐喜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
印 刷 青岛乐喜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16 开(710mm×1000mm)

印 张 21

字 数 300 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1064-1

定 价 35.00 元

编校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

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,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。

电话:0532-68068638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简·爱 .....    | 1   |
| 金银岛 .....    | 25  |
| 地心游记 .....   | 50  |
| 黑骏马 .....    | 75  |
| 化身博士 .....   | 99  |
| 科学怪人 .....   | 125 |
| 鲁滨逊漂流记 ..... | 146 |
| 绿野仙踪 .....   | 169 |
| 蒙面侠佐罗 .....  | 204 |
| 双城记 .....    | 230 |
| 吸血鬼 .....    | 270 |
| 伊利亚特 .....   | 297 |



# 简·爱

——作者 夏洛蒂·勃朗特 改编 保琳·弗兰西斯 译者 徐莉娜

## 第一章

### 红屋子里的恐怖生活

我表妹和表兄——里德家的3个孩子伊丽莎、约翰和乔治亚娜，簇拥着他们的妈妈坐在炉火边。他们不让我与他们坐在一起，于是，我便拿了一本书走到窗前读了起来。可是约翰发现了我在那儿。约翰·里德14岁，比我大4岁。论年龄，他那块头可真是不小。他总是欺负我。每次他走近我，我都吓得发抖。

“你无权读我们的书。”他说着把书夺走了，“你没有钱，没有父母。你应该当乞丐，而不是与我们这样体面人家的孩子住在一起。”



他把书朝我摔过来。我摔倒了，头碰到门上。

“你这个邪恶残暴的家伙！”我喊道。血顺着脸淌了下来。

他直冲过来揪我的头发。舅妈和女佣贝西把我们拉开了。

“把她锁进红屋里！”舅妈喊道。

在上楼时我挣扎了一路。在红屋里，贝西把我放到凳子





上,站在那里瞪着我。“你必须记着,简·爱,”她喊道,“如果你舅妈决定把你从这屋里赶出去,你就会死在那破屋里。”

我没有搭腔,以前所有这种话我都听遍了。

“我告诉你是为了你好。”贝西接着说,“你必须学着干点活,讨人喜欢,这样才能在盖特海德府受欢迎。”

她离开了,并随手锁上门。红屋子是个闲置的屋子,很清冷,因为几乎没有生过火;又很安静,因为远离保育室,但最糟糕的是我的舅舅里德9年前死在这间屋里。

我到门口看看门是否锁上了。天哪!锁上了!我回到凳子上时,走到一面大镜子前,看着我昏暗中发光的白色脸庞和胳膊、亮闪闪的恐惧目光,我好像是个鬼。

天色黑了下来,现在是4点多钟,雨点还在敲打着窗户。我感觉自己像石头一样冰冷,而且开始感到害怕。我试着回忆舅舅。失去双亲后,是他把我带来的。临终前,他让妻子答应把我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抚养大。

“如果舅舅活着,他会善待我的。”我想。

我努力给自己壮胆,但是看到墙上有个亮光向上滑动,滑过了天花板,我的心开始剧烈跳动。我发疯地尖叫了很长时间,才听到脚步声和开锁的声音。

“简·爱小姐,病了吗?”贝西问道。

“我看到亮光,”我喊道,“我认为那是鬼!让我出去!”

“出什么事了?”是舅妈的声音。“我说过,我没决定让她出来之前,她应该待在红屋里。”

“喔,舅妈,可怜可怜我!”我喊道,“原谅我吧!我受不了啦。”

但是舅妈把我推回屋里,又锁上了门。后来我昏了过去。

过了好久,我才醒来,醒来发现我在自己的房间里。在红房子里的经历没有给我留下大病,但使我变得很紧张,现在还是如此。医生来给我看病。





“昨天为什么病了？”医生和蔼地问我。

“我被关在一间屋子里，一直关到天黑。那儿有个鬼。”我告诉他说，“还有，还有，我在这里很痛苦。我想离开，但没有别的地方可去。”

“你不想上学吗？”他问。

我几乎没有听说过学校为何物，但还是点了点头。他什么也没有多说。几个星期以后，1月份的一个早上，我看到一辆马车从路上驶来。贝西给我擦了擦脸和手，又给我粗粗地梳了梳头，然后叫我下楼。我站在大厅里，颤抖着。我老是害怕，已经变成一个惨兮兮的人。

我敲了敲门，然后走进早餐房间。我向一个身着黑衣服的瘦瘦男士行了一个屈膝礼。那男人板着脸，好像戴着个假面具。他上下打量着我。

“她很小，”他说，“多大了？”

“10岁，”舅妈回答说。

“你是个好孩子吗，简·爱？”那人问道。

我没有回答问题，舅妈说：“也许，这样的问题最好少问，布劳科勒斯特先生。”

“眼前有一个淘气的孩子是最让人痛心了。”他叹息道。

“如果你决定带这孩子去娄伍德学校，布劳科勒斯特先生，”舅妈继续说，“老师必须严格管教她，不要让她撒谎。我请求让她所有的假期都在学校里待着。”

布劳科勒斯特先生离开后，就我与舅妈站在那里。

“我必须与她谈一谈。”我想，“这是我最后一次机会。”我走过去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“我不会撒谎。”我脱口而出，“如果我会撒谎，我会说我爱你。但是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你儿子，我最恨你。我长大后永远也不回来看你。我会告诉所有人你曾经对我多么残酷。”

4天后，我离开了盖特海德府。





## 第二章 娄伍德学校

去学校的那天风雨交加，我对这次旅行记不得多少了。马车到达娄伍德学校的时候天很黑了。我被带到一间温暖的房间里，见了一位老师——泰姆扑尔小姐。

“这孩子很小，是单独领来的。”她对同伴说，“她很累了，给她些吃的。”

那天晚上，我累得睡觉连梦也没有做。早晨，响亮的铃声把我惊醒。我周围的女孩子正在穿衣服，虽然天还没有亮。我强迫自己起床。铃声再次响起的时候，我们都下楼来到教室祈祷。最后我们进入餐厅。我都饿晕了，开始喝粥，但是粥太烫，没喝完。

整个早晨都在上课，没有人和我说话，好像没有人注意我。走进阴沉沉的花园做操的时候，我看到一个女孩儿坐在石凳上看书。我与她谈起话来，当时不知道哪来的勇气，因为我不习惯与陌生人谈话。她叫海伦·伯恩斯。我们聊到响铃吃午饭的时候。

午饭是一盘土豆肉丝。5点我们吃半片面包，喝半杯咖啡。放学后我们可以喝一杯水，然后就是祈祷、睡觉。这就是我第一天在娄伍德学校的生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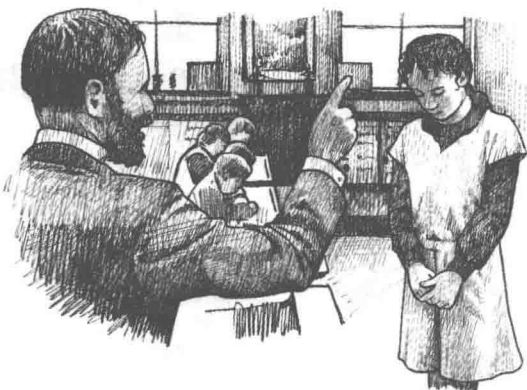
生活天天如此，但是布劳科勒斯特先生有一次来校，生活就起了波澜。我再次见到他时，胆战心惊的，因为我还记得舅妈和他说的话。我坐在教室的后面做算术题时，小心翼翼地拿着粉笔和写字板，突然写字板从手中滑落。

“那个拿着破写字板的女孩儿过来！”布劳科勒斯特先生喊道。

我都要吓瘫了。靠我近的女孩儿把我推了起来。布劳科勒斯特先生让我站到凳子上。

“这个女孩儿看上去年龄很小，”他开始说，“但她却是个魔鬼。你们千万不要和她说话，她好撒谎。”





他离开后，我还要站在那儿，等到晚饭铃响后才能下来。我感到羞愧难当，羞得几乎停止呼吸。海伦走过来善意地朝我笑了笑。铃声响的时候，我趴到地上哭了起来。

“我努力学好，”我抽泣着说，“我努力干事，我想交朋友，

赢得他们的尊重，我无法忍受别人恨我。”

海伦给我带来了面包和咖啡，但我无法下咽，我还在哭。

“简，”她轻声说，“没人喜欢布劳科勒斯特先生，也许有些老师和学生会冷淡你一两天，但很快就会忘记他说的话。”

我在学校的头3个月好像很漫长。我每天都在竭力适应新规矩，而且一直害怕不及格。3月之前，大雪封路，除了去教堂，我们的活动范围就在校园以内。

春天终于来了，学校这时候才允许我们到校园外散步。

我可以看到娄伍德学校坐落在山谷中的一条小溪旁，但是我看不出这对身体健康有多么不利。春天给我们教室里带来了一种叫作斑疹伤寒的致命疾病。很快，多半女孩儿病倒了。生病之前，她们忍冻挨饿，已经虚弱不堪。很多人送回家后就死了，另外一些则死在学校。

现在，学校的走廊充满恐惧。我没有病，甚至可以欣赏春天的美景，因为学校停课了。我们有了更多的食物，因为吃饭的学生少了。但是我一直在担心，因为海伦·波恩斯病了，不是斑疹伤寒而是肺病。到6月，我这位挚友去世了。

我在娄伍德学校又待了8年——当了6年学生、2年老师。舅妈从未叫人来看我，也没有给我写过信。到了18岁那年，我厌倦了娄伍德学校的生活，想有新的交往和新的经历。我暗暗地申请了工作，就这样我成了桑非尔德府的家庭教师。



### 第三章 阁楼里的喊叫声

年纪轻轻就在世界上孤身一人是个很奇怪的经历。我想冒险但同时又怕冒险。马车拉着我来桑非尔德府的路上,我有很多时间思考问题。

“我只求雇佣我的菲尔法克丝太太不要像我舅妈。”我心想,“但是大不了,我可以离开。”

桑非尔德府在小村庄外面。我到达的时候房子里很黑,只有一间屋里点着蜡烛。这个房间里火烧得很旺。菲尔法克丝太太年纪挺大,个子不高,身着黑色服装。一只猫坐在她的脚上,她在织东西。我感到高兴了一些。

“我可以见见菲尔法克丝太太吗?”我问她。

她看起来有些困惑。“喔,你是说瓦伦斯小姐!”她说。

“那么,我的学生不是你的女儿?”我问。

“不是。”

我没有再问问题。我不想让人觉得不礼貌。我们谈了一会儿。我回到房间时终于高兴起来,也有了安全感。早晨,我很早起床到花园里散步,在那里又碰到菲尔法克丝太太。

“桑非尔德府是个漂亮的地方。”她说,“我真希望罗彻斯特一直住在这里。”

“罗彻斯特?”我问,“他是谁?”

“主人。”她说,“他是小阿黛乐·瓦伦斯——你学生的监护人。她刚与她的保姆从法国回来。”

她说话的时候,一个女孩儿跑过草坪。她大约有七八岁的样子,个子不高,脸色苍白,髻发齐腰。她对我很有礼貌。我用法语和她说话,让她自在一些。吃过早餐,她给我唱歌,并朗诵了一首诗。这首诗是她母亲去世前教她的。我只是上午给阿黛乐上课。那天下午,菲尔法克丝太太带我参观房子。





“罗彻斯特先生很少来这里。”她告诉我，“我从不知他何时来，所以我必须把房间收拾好准备着。”

“你喜欢他吗？”我问。

“我没有理由不喜欢他。”她回答说，“但是他说话时，我总是拿不准他是不是认真的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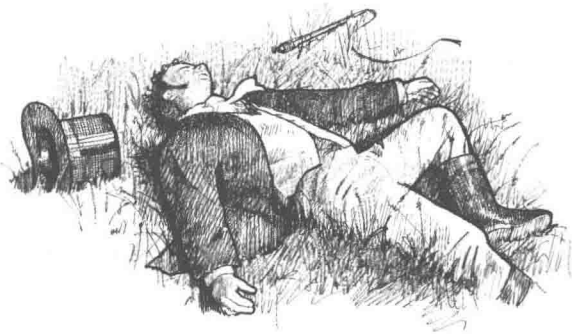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走到房子顶部的小房间里，从那儿上了房顶，风景真美。从屋顶上下来，我沿着走廊走去，这时我突然听到一阵笑声。笑声停了，笑声再起，声音更大了。菲尔法克丝太太追上我。“是个仆人。”她解释说，“也许是格雷斯·普尔。我常听到她笑。她在房间里做针线活儿。”

她说话的时候，笑声又响起来。这是痛苦的笑声，这笑声令我毛骨悚然。靠我最近的门打开了，一个女人出来。她长着一头红发和一副凶巴巴的面孔。

“太吵了，格雷斯·普尔。”菲尔法克丝喊道。

我常常到屋顶欣赏风景——也常听到格雷斯·普尔的笑声。有时，她小声说话，但我不知道她说些什么。

一月份的下午，阿黛乐病了，我同意她在床上待一天。这天天气晴朗，但却十分寒冷。我想散步，所以主动提出来帮菲尔法克丝太太寄信。大约离桑非尔德府一英里，去村庄的半路上，我在石块上坐下来休息，一直坐到深红色的太阳落到树后面，月亮升起。一阵马蹄声打破了寂静。突然，马在一片冰上滑倒，骑马的人摔倒在地。我朝那人跑了过去。



“受伤了吗，先生？”

我问，“我可以从桑非尔德府找人帮你。”

“不用，谢谢。”他回答道，“没有骨折，只是脚踝骨扭伤。”

在月光下，他的模样



看得很清楚。他大约 35 岁,脸色黝黑,神情严肃,眉毛浓密。我再次提出去找人帮忙。

“你认识罗彻斯特先生吗?”他问。

“不认识。”我回答说,“我从未见过他。”

“你是?”他没有说下去,只是看着我简朴的黑衣服。

“我是他家的家庭教师。”我告诉他。

他又牵着马动身了,狗跟在他身边——我去寄信了。回到桑非尔德府的时候,菲尔法克丝太太的房间里火烧得很旺——但是菲尔法克丝太太没在那儿。一只大大的黑白花狗独自坐在地毯上凝视着炉火。这只狗很像我刚才在窄路上看到的那只。那只狗站起来摇着尾巴朝我走来。一个仆人走进房间。

“这是谁的狗?”我问她。

“帕伊勒特?”她回答说,“它刚与罗彻斯特先生回来。它的主人在路上从马背上摔下来了。”

“原来我终于见到桑非尔德府的主人了!”我心里想。

## 第四章 火! 火!

第二天下午,罗彻斯特先生叫我和阿黛乐喝茶,我才又见到他。我不习惯与陌生人打交道,所以感到很紧张。罗彻斯特先生坐在火边,脚放在椅子垫上,凝视着狗和阿黛乐。

“让爱小姐坐下。”他说,菲尔法克丝太太带我进屋时,他没有抬头。

罗彻斯特先生默默地喝着茶,然后突然问我些问题。

我谈了些娄伍德学校的事情。“8 年!”他说,“难怪你看起来像来自另一个世界。阿黛乐给我看了你的素描,再给我看一些,简·爱小姐。”





我拿来了素描，他审视起我的画。这些画没有什么特殊，只是些水彩画，云朵、大海、小山和冰山。

“你画技有限。”他终于开口说道，“即使如此，对学生来说，这些画已经非同一般了。收起来吧，带阿黛乐睡觉吧。”

“他是个粗鲁的怪人。”我回到楼下后对菲尔法克丝太太说。

“我对他的言谈举止习惯了。”她说，“这部分是由于天性，但他也有些内心痛苦。”

她的话没有满足我的好奇，但我知道她不想让我多问问题了。后来的几天里，我几乎没见到罗彻斯特先生。他请客那天我才见到了他。客人走后，他又叫人找我。他微笑着，眼睛炯炯有神。

“爱小姐，你认为我帅吗？”他问。

“不帅，先生。”我告诉他说。

“你也不俊。”他说，“今晚我需要有人陪伴，我想对你有更多的了解。说吧！”

“说什么，先生？”

“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”他回答道。

我什么也没说。

“你是哑巴，爱小姐，要不就是很犟。”

“我不知道你对什么感兴趣，先生。”我终于说话了。

但是，我们聊了起来，谈了很多事情，从此以后经常聊天。和他在一起时我不是那么害羞了——他更像亲戚而不是主人。我变得快活起来，而且比以前丰满健康了。我还认为他难看吗？不，我不再这样看他了。可是我没有忘掉他的缺点。他仍旧严厉、专横而又喜怒无常——但是我想他是无法控制自己。

一天凌晨两点，我突然醒来，听到门外有声响。

“谁在那儿？”我喊道。

没有回答，我吓得发冷。





“也许是帕伊勒特这只狗。”我这样安慰自己。

我想再睡，但听到了低沉的笑声。这笑声就在门外。转而那咯咯声像是笑声又像是呻吟。是格雷斯·普尔吗？我再也不能独自待在房间里了。我拿起蜡烛，开门去叫菲尔法克丝太太。让我吃惊的是，走廊里满是烟。烟是从罗彻斯特先生房间的门底下冒出来的。我冲向他的房间，发现他床周围的帐幔着火了。

“起来！起来！”我边喊边摇晃他，但是烟熏得他昏睡不醒。我向床上浇了一桶水来灭火。

“你想淹死我，简·爱？”他问。他终于睁开了眼睛。

我告诉他出了什么事。他听着，默不作声。

“在这里待着。”他说，“不要叫任何人，我必须到阁楼上去。”



我按照吩咐，待在那里。

“你猜得对，是格雷斯·普尔干的。”他回来时说，“你救了我的命，爱小姐，我欠你的情，不能说别的。”

我回到房间，却没了睡意。天一亮，我就起床了。

我一整天都在等罗彻斯特先生，但是他没有让人叫我或阿黛乐。天黑了下来，我想我听到了脚步声，我转身去门口以为能见到他，但门依然关着。关于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，我有很多问题要问。最后菲尔法克丝太太送来了茶。

“罗彻斯特先生去旅行了，天气很好。”她说，向窗外张望。

“我知道他出门了。”我说。

“他早饭后走的。”菲尔法克丝太太说，“他应邀与朋友聚会，是规模很大的聚会。我想他会待一星期或更长的时间。”





“那里有女士吗？”我问。

“有，英格拉姆勋爵的女儿们。”她告诉我，“我几年前见过布兰特·英格拉姆，当时她18岁。”

“她长得怎么样？”

“又高又漂亮，脖子细长而优雅，眼睛又黑又大。”菲尔法克丝太太回答说，“还有我所见过的最光亮的卷发。她的嗓音很美。她和罗彻斯特先生一起唱过二重唱。”

“你是个长相一般的穷家庭教师，简·爱。”独处时，我就提醒自己，“你可以爱上罗彻斯特先生；但是不要幻想他对你感兴趣。”

我决定画两幅素描：一幅是我——又穷又相貌平平；另一幅是美丽的英格拉姆小姐。

“每当认为主人会喜欢我，就把这两幅画对比一下，以此提醒自己。”我想。

10天过去了，罗彻斯特先生没有回来。我感到很失望，但我坚定地告诉自己，“你只是个家庭教师，简·爱。你和桑非尔德府的主人没有任何关系！”

## 第五章 不受欢迎的客人

4月中旬的一天，罗彻斯特先生回来了，还带来了一些客人，其中就有英格拉姆小姐。那天晚上，我和阿黛乐小姐到了楼下。阿黛乐小姐被介绍给了各位女士。我发现英格拉姆小姐像我画的一样漂亮，但是傲慢无礼，难以对付。最后，就在男士们来到房间的时候，我从边门溜了出去，正好碰到罗彻斯特先生。

“回客厅去，简·爱小姐。”他很和气地说。

“我累了，先生。”我说。

“有点沮丧？”他问道，“我看出你眼里有泪花。只要我的客人在这里，你必





须每晚在这里露面。”

后来的几天，桑非尔德府充满欢乐，生机勃勃，阴郁气氛好像一扫而光。罗彻斯特先生并没有注意我。既然我爱上他，就无法不爱他。我意识到罗彻斯特先生要与英格拉姆小姐结婚，虽然他没有对她很着迷。

一天晚上，罗彻斯特先生去村子里处理业务，来了一个陌生人。他个子高高，面目俊秀，彬彬有礼。

“我的名字是麦森。”他告诉菲尔法克丝太太说，“我必须见见你的主人。我是从西印度群岛赶来见他的。”

罗彻斯特先生回来的时候，我站在大厅里。“有个叫麦森的人要见你，先生。”我告诉他，“从牙买加来的。”

他唇间的微笑冻结了。他抓住我的胳膊，颤抖着坐下了，然后握住我的手。

“我的小朋友，”他说，“我多希望只和你单独待在宁静的小岛上。但愿所有的烦心事和危险都消失。”他啜了一口水。“让麦森过来。”他说，“然后离开我这里。”

那天晚上，我忘记关帐幔，一轮皎洁的满月升起来，把我弄醒了。突然疯狂的喊叫声传遍桑非尔德府。听到这声音我的心差点儿停止跳动。接着我听到上面的房间里有吵闹声。“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”有人喊道，“没有人来救我吗？罗彻斯特，看在上帝的分上，来救救我！”

我快速穿上衣服，跑到走廊上，我们的客人也都醒了。走廊头上的门开着，罗彻斯特先生手里拿着蜡烛朝我们走来。英格拉姆小姐抓住他的胳膊。

“出什么可怕的事情了？”她问。

“一个仆人做了个噩梦。”他说，“没别的，都回去睡觉吧。”

几分钟后，罗彻斯特先生敲我的门。“我需要你帮忙。”他悄悄地说，“跟我来，别出声，带上一块布，看到血你不怕吧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我说，“我想我不会怕的。”

他把我带到与菲尔法克丝太太第一次来到的房间，但是墙上的挂毯现在被





掀开，露出一扇门，门开着。我听到像狗叫一样的咆哮声。罗彻斯特先生进去后，我听到了一声大笑。



“格雷斯·普尔就在这里。”我想。

他叫我进去。麦森先生坐在椅子上，闭着眼，面色苍白——他的胳膊上全是血。

“我和医生回来之前不要离开他。”罗彻斯特先生说，“把血擦干净，给他点水喝。”

我一直坐在那里待到蜡烛燃尽，就在黎明前，我听到帕伊勒特在叫。罗彻斯特先生带着医生回来了。

“她咬我！”麦森先生呻吟着，睁开了眼睛。“罗彻斯特从她手里夺下了刀子。”他颤抖着。“太可怕了。”他悄悄地说，“她像母老虎，喝我的血。”

听到他的话，我不寒而栗。

“你不该自己来看她。”罗彻斯特先生说，“我警告过你。”

他的脸上流露出厌恶的神情，样子让人害怕。“你必须回到牙买加，忘掉她。”

天开始亮了，我们帮麦森先生上了马车。马车走后，罗彻斯特先生朝花园走去。太阳照着露珠，他折了枝玫瑰花。

“简，你经历了一个奇怪的夜晚。”他说，“你愿意接受这枝玫瑰花吗？”

“谢谢，先生。”我回答说，“你还允许格雷斯·普尔住在这里吗？”

“喔，是的。”他说，“但是你必须忘掉她，简。”

